



北京服装学院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民族服饰博物馆
ETHNIC COSTUME MUSEUM

走向田野——2017 暑期田野考察报告之一

撰稿人：贺阳



在博物馆六年多，面对馆藏这么多的衣服，很多时间都在整理研究静物。虽然我们也测量尺寸、临摹纹样、了解工艺，但我们看到的服装是静止的、是结果，缺失动态的、鲜活的、对过程的了解，研究是不全面、甚至是不准确的。

本着去专业考察的态度，我们先后五次到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蜡染。结果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方面的，如设计方法、传承模式等等，更深的体会是心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洗涤与激荡。



通常我们能看到的传统服装多为清晚、民国时期的，由于服装不易保存，再老的就很难看到，缺乏实物，这使服饰研究变得困难。传统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承中断，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礼仪或其他重要的时候该穿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貌。传统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所谓传统服饰多是日本、韩国的意味，因为我们没见过祖先的服装实物，也不知道穿着方式，以及穿上后每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缺乏对它的尺度，结构、纺织技艺、礼仪规制等方面的了解，从文献和图像来了解服装史是不全面的，死的，现在中国的服装其实已经失去了识别性，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思想、语言与逻辑基本是西方的，即使是使用了传统的元素。



“分别礼数，莫过舆服”，服饰曾是中国最重要的礼的载体，在城市里基本看不到了，但它并没有彻底消失。

古代先哲说，“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礼制沦丧后，在乡野依然可以见到。16年，在社科院考古所修复的明代服饰中发现了与贵州的苗族服装中同样的领子剪裁结构，之后又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发现更早时期的服装也是一样的结构。这说明在乡野、民间还在传承先人的传统、规矩和礼制，需要我们去寻找和研究。



以下说几例我在田野调查中的发现：

1、“简单、易学”的造物观

在苗族服饰中“简单、易学”是基本的方法。苗族女孩子七、八岁时先学数纱绣，数纱绣是根据布的纹理，数着纱线进行刺绣的一种方法，多为几何纹样。学习数纱绣可以帮助理解和掌握垂直、水平方向以及错位形成的斜向之间的关系，纹样的基本结构是“九宫格”和“米字格”，到十五、六岁才开始学习画蜡，也是按照“九宫格”和“米字格”结构来完成的。这样的方法使纹样绘制变得简单。



做衣服是用方形、长方形的布料缝合成衣，结构简单，尺寸也是按“一方

布”、“一个巴掌宽”、“半个拇指长”的单位来确定。传统服装的特征是简洁、规整、尽量减少裁剪，是先人的“惜物”情怀，也是“慎术节用”造物思想。朱子有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通过实地感受老婆婆假昏花之目力，织出一块布料的不易，更何况种棉、种麻、捻线、纺织、染色，多少的程序，多长的过程，那种舍不得裁剪布料的心情也就能理解了。



简单的方法使得制作衣服和画蜡染纹样变得容易。技艺门槛低，一个普通的女孩，不管她聪明与否，都能够迅速的掌握。这是先人留下的方法，有效、可传授，具有普适性，同时更蕴含深刻的仁厚与慈悲。因为每个女孩结婚后必须负责家庭所有成员的穿衣问题，方法简单易用很重要，能减轻女性的日常劳作的压力。这种简单的技术一旦入门以后，又有极大发挥的弹性与空间，聪慧的女性可以在技艺熟练的过程中发挥想象、精进到更高的境界。



通过记录苗族服饰的穿着方式，发现这种看似简单的衣服不仅好看、好穿，适应性还特别广，同样结构的衣服，通过交叉、缠绕、系带，完成从平面到立体的塑造，高矮胖瘦、男女都可以穿，不同的装饰、搭配，可以完成族群、性别、婚否等区分。有识别性，有变通，不乏多样性。满足功能和审美的双重需求。

入门容易，变化无穷。这就是传统的玄思与力量。它不夸夸其谈，只专注于普通人的日常，中国人的道从来就是日常之道，人伦关怀之道。



2、创新源自于区隔与限制

在另一个层面，考察使我们了解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其实源自于区隔与限制，没有区隔就没有差异，区隔就是不一样，不一样才有对等的交流。就像一群相同的鹿，如果把他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一个是树木稀疏的森林，一个是树木稠密密的森林，他们就会进化出两种鹿角，一种鹿角小，易于逃生，一种鹿角大，易于求偶，都是为了生存。区隔与限制才有演化，创造性和多样性因此而生。



贵州因为地理历史的原因与外界相对隔绝、交流少，所以传统的多样性得以保留，是一个宝库。为传承自己的文化，有很多有趣、有效、感人的方法或仪式：

比如，老人去世的时候一定要穿自己织的土布、必须是老纹样、传统的衣服，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祖先，这使得传统纹样与服饰得以流传至今，看似迷信的传统其实有深意、有深远的安排，我们面对它们要有敬畏。



还有“不做完”、“留一手”的概念，一个刺绣、蜡染纹样、一种工艺，都会留一点不做完，之前我们以为是半成品，问她们，回答说：诶！不能做完，做完了眼睛会瞎；不要做完，等我来生还可以知道怎么做的；手艺越好的人，越不做完，每一道工艺的程序都留一点，是为了给还不会做的新手当样本。这样的

古老的传承以及传承背后的智慧与情感，谁听了都为之动容，这就是先人的远见与无量的功德。传统的学习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有关无私、无我的德育。



3、乡村妇女的笑脸。

每一次田野考察都收获很多，也是沉淀内心浮躁、收心、修心的过程。我深深的体会到这样的教育的比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来得真切有效。

在城市，诱惑与压力并峙，面对“得与失”，我们要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莫名的欲望而抱怨，以至于我们不开心、纠结不安或压力山大。而当我们亲眼看到乡村妇女的艰辛生活状态，以及她们流露出来的灿烂笑容，那种由内心的平和而生发的笑容与淳朴的情感，特别具有正能量和感染力。



虽然环境贫瘠、劳作繁重、生存不易，但她们觉得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只要自己多付出一点，生活就会更好一点，付出与回报是自然的法则，朴实的情感导致了她们对“得与失”态度的坦然、淡定。

农耕生活按照自然的节律进行，在贵州大山深处，百姓依然在沿用先人世代代留下来的方法耕种、纺织。我们看到的每一件衣服都独一无二，即使是相同的主题也表现得风格多样，这既与环境、习俗和民族文化相关，也与绘制的工

具、材料和程序相关，更是每一位手作妇女的独特生活体会和感悟，是群体沿袭与个人观察与体验的互动结果，透过服饰我们看见的是中国乡村妇女的聪慧与辛劳。这不是过往的故事，此时此刻，日升日落，在贵州的山区的很多角落，依然可以见到她们劳作的身影，平静的表情，我们屡屡见过极高艺术天分的妇女，她们的作品不比任何当代的艺术家逊色，但她们终其一生就是以自己的双手不停的织造，以维系一个普通的家庭清贫而体面的乡村生活。即使在物质匮乏、生活原始的环境中，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追求美、品质、变化依然是人的本能，唯其如此，才能让单调的劳作摆脱乏味与沉闷，让审美的愉悦像每日的阳光一样照进寻常的平淡生活。



中国人的道从来不是什么矫揉造作的“生活在别处”，而是在百姓日常，明代思想家王艮说过，百姓日用即为道，说明世俗日用对于中国人生活与精神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个各类传统习俗、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剧消失的时代，真正学者应该始终在准备下一次田野调查，或者已经在田野调查的途中。